

王 征
WANG ZHENG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 征
WANG ZHE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征/王征摄.-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1
(中国摄影家丛书/李媚,阮义忠主编)
ISBN 7-5008-3460-8

I.王... II.王... III.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2953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北京艺发通达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2千

印 张:4.5

印 数:001~3000

定 价:29.00元

书 号:ISBN 7-5008-3460-8/J·30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Wang Zheng

中国摄影家丛书 Chinese Photographers Series

主编:

李 媚

阮义忠

最后而永恒的喜悦

——王征和他的“最后的西海固”

· 杨小彦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王征所拍的“最后的西海固”时的震撼，那是在2000年，大连全国摄影研讨会，会上放映一些摄影家的作品，王征是第一个。

他说他生长在宁夏，是回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了解并热爱异常干旱极度缺水的西海固。他说他常去那地方，也拍点照，但并没有意识到那地方的人民和土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后，有一天，他读到了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说的就是西海固地区西吉县沙沟哲赫忍耶教派以生命为代价而坚守心灵纯净的不为人知的往事，受到了刺激，觉得西海固是一个题材，于是就背着摄影器材去了。刚下去的时候，一边想着张承志的《心灵史》，一边多少带着一种猎奇心态，希望在浩瀚的漠土中寻找一些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在这样的心态下，他拍了一批照片回来了。这是他踏上去西海固的路的开始。从那以后，他总是去，也总在拍，西海固似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件事，非做不可。每次回来，他都审视着自己拍回来的东西。随着对西海固的陌生感的消失，他渐渐产生了不满。他越是了解那一块土地，越是和那儿的人接触，就越觉得照片仅仅有风格不对，仅仅营造一种宏伟的视觉感也不对。他觉察到，如果以一个摄影艺术家的身份去拍照，可能不会有重大收获。他开始正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一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和猎奇式的影像没有关系。他们比表面的视觉还多一层意义。他们活着，在极端缺乏水源和土质恶劣的条件下，把生存的艰难和严酷的自然联结为一个整体。他们活着，因着信仰的缘故，在单调中传达着生命的喜悦。

当我看着王征展示给大家看的西海固的图像时，我心里清楚，任何关于影像的理论描述都不足以传达其中的意义与价值。王征镜头中的影像，

是从自然界中自己蹦出来的，是从那一片浩瀚而严酷的荒漠中缓缓升腾起来的。

那是一种存在，深广而内敛；那是一种身影，结实而无形。

事实上，我从王征的“西海固”中所体会到的，也正是王征自己所曾经经历过的。也就是说，正是西海固的原初生活形态，改变了王征先前所习惯的艺术方式，让他恍然大悟，影像的力量是从对象来的，而不是从风格来的。也就是说，当王征越是想寻找一种让人震惊的美学形式，这形式就越会改造眼前的人与自然，人们在视觉上的震撼反而就越弱，最后甚至消失于无。

我的认识得到了王征的证实。他的确是在经历了视觉上的震撼以后，重新回归到平静甚至平淡，才找到了最足以表现西海固的影像方式。王征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影像人类学考察，意思是说，他开始耐心地记录西海固的回回们的日常形态，把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荒漠深处的回回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实地拍下来。他明白，只要这样老老实实记录下他们的一切，影像最终会自动显现其不可思议的力量的。

事实果真如此。

王征的西海固告诉给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影像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存在才令人感动。说到底，是存在而不是影像把力量交给了王征，让王征的镜头能够诞生永恒的喜悦。

而永恒的喜悦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王征的影像由此而具有了伟大的品格。王征的影像由此而成了喜悦。

坦率说，并不是每个影像工作者都能得到那一份喜悦的。人们总在寻找能够让人感动的题材和风格，用不同的镜头记录不同的对象。人们绞尽脑汁，希望获得恒久的回应。但王征在令人不可思议的严酷自然里生存下来的回回们的笑脸中，却找到了永恒的喜悦，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圣喜悦。

就是这样，当王征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西海固，一次比一次地深入到那些回回们的内心深处时，他发现了影像的真义。归根到底，影像不是创作的产物，而是工作的自然结果。影像是一种喜悦，凝固在镜头中的喜悦。影像工作者的价值在于他用一种工作的姿态来面对对象，影像的价值是在

缓慢而重复的工作进程中成形的。工作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让喜悦成形的过程。

西海固的人们生活在苦难中，但他们却在体悟喜悦。王征为西海固的人们工作，他因此也收获了那份喜悦，最后而永恒的喜悦。

自 述

西海固是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泾源、隆德、彭阳、同心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这里常年干旱，且多发各种自然灾害。20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说起西海固，那里也曾经是一片大泽。在120万年至170万年前的第四纪中期，这里的主人铲齿象、双峰驼、羚羊还有无数的飞禽走兽悠闲地生活着。我们有理由想像那时的西海固比今天任何一个非洲热带草原还要美。随着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脉的隆起，在燕山山脉及第四纪冰川的作用下，来自中亚和蒙古高压区的西北风，将北部戈壁荒漠的黄色粉尘扬上天空，在秦岭这样长而高大的山脉阻挡下风力的减弱，那粉尘落在了太行以西秦岭以北的大地上，这扬上天空的黄色粉尘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沙尘暴”，民间的老百姓叫它“黄土雨”，黄土雨一层层地落下来，经过100万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堆起了一个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西海固就是这黄土高原西南缘边上降雨最少的部分，这里再没有了铲齿象，再没有了那美丽的大泽。在20世纪初以前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西海固的自然条件虽然恶劣，但也还能勉强养活着这里的先民们，人口的稀少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生存方式，让这里的生态保持着最基本的平衡。环境的急剧恶化是从清末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清末回族大起义失败后，大量被镇压了的起义军，被强迫驱赶到这里。二三十年代的西海固，也曾有过连续多年的风调雨顺，农业开垦的短时间丰收效应，使得开垦的面积进一步扩大，人口迅速增加，从那以后生态环境便开始了逐年恶化的趋势。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重，农业的无序垦殖、畜牧业的过度放养、人们乱砍乱伐以及挖草根用于生火等各种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的行为，终于使西海固的黄土地彻底裸露了出来，变成了几乎没有任何植被的荒原，光秃秃的黄土一望无际。

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西海固的百姓都可以给你讲述一段他们生命中与水相关的故事。在这里人们永远地渴水盼水，水几乎成了每一个西海固人最揪心的字眼。西海固多数的人们，饮水是靠一种叫做窖的容器来收集的，这容器是一锹一锹地在黄土地上挖出来的，人们把一个个棒状的胶泥砸进窖底窖壁，砸的瓷瓷实实，来保证将来不渗入土里一滴水去。人们企盼着夏日里来场暴雨，只有这样灌进窖的水才可以多一点。如果夏日早了没下暴雨，那就要等到冬日背山凹里的积雪，来年化作一窖浊水便养活一家人的性命。天实在是早了，早到了一滴水也不肯从天上落下来的时候，乡亲们便要十里八里地去排队等上很久很久，到几十米的大沟深处去打点苦水来活命。这苦水很苦，苦得连牲口都不肯喝，骗着牲口喝水的方法，是在苦水上撒一层牲口爱吃的麸子，牲口喝掉一层抬头看看，人们再撒上一层……

在西海固，当有人举起右手食指问道：“这是啥？”任何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回族穆斯林都会坚定地回答：“在。”象征着信仰——依玛尼举起的右手食指，是鉴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有力方法……有人说有信仰的女人和没信仰的女人看上去是不一样的，有信仰的女人祥和面善，没信仰的女人多少有些无助与紧张。是呀，生长在西海固的女人的确有些不同，她们总能给你一种圣洁而又宁静的感觉。很小的时候老奶奶们就会在耳边不停地念叨着，我们是安拉的女儿，我们是纯洁无杂的，有一天我们回到安拉那儿去，身子和心一定要是干净的，否则安拉就不收你了……在西海固无论生存条件如何艰苦，从小一切保持洁净，是女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恪守的原则。她们一定要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四角分明，炕单拽得平平展展整整齐齐，锅灶擦得明明白亮一尘不染，就是红砖铺的地面也会被女人们用拖把拖出光亮的油来。女孩到了十二三岁，老人们就会叫着她去做礼拜，开始了净化心灵的身体力行，从此顺从主的意志，顺从男性的意愿，不因贫困而违礼，不因躁动而违教，就成了西海固女人们一生所必须体现的品质。女人们到了十五六岁，便到了婚配的年龄，完成这一体现穆斯林美德的人生大礼，是对人类生存繁衍的一项神圣承诺。它是一项积极的宗教义务，因此在西海固穆斯林女子，是不可能嫁给非穆斯林的。在她们看来，没有彼此一致的宗教信仰，就没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寄托，也就没有了共同语言，同床异梦，终无幸福可言。西海固的女子是顺从的，她们顺从着父母的意愿，顺从着父母对她们婚姻的安排，几乎在婚前根本就不知道

今后的丈夫什么样,也不明白要嫁过去的村子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在阿訇的证婚下,就嫁了过去,开始承担一个女人所能承担的一切义务与责任。到了孩子慢慢长大,儿子一个个地分了出去,女儿都嫁了出去,女人们这才彻底地放松了下来,其后每日的功课就成了从早到晚五次的念主拜主,而且从不间断。这时候你再去观察一下她们:安静、祥和、悲悯、超然,她们是有信仰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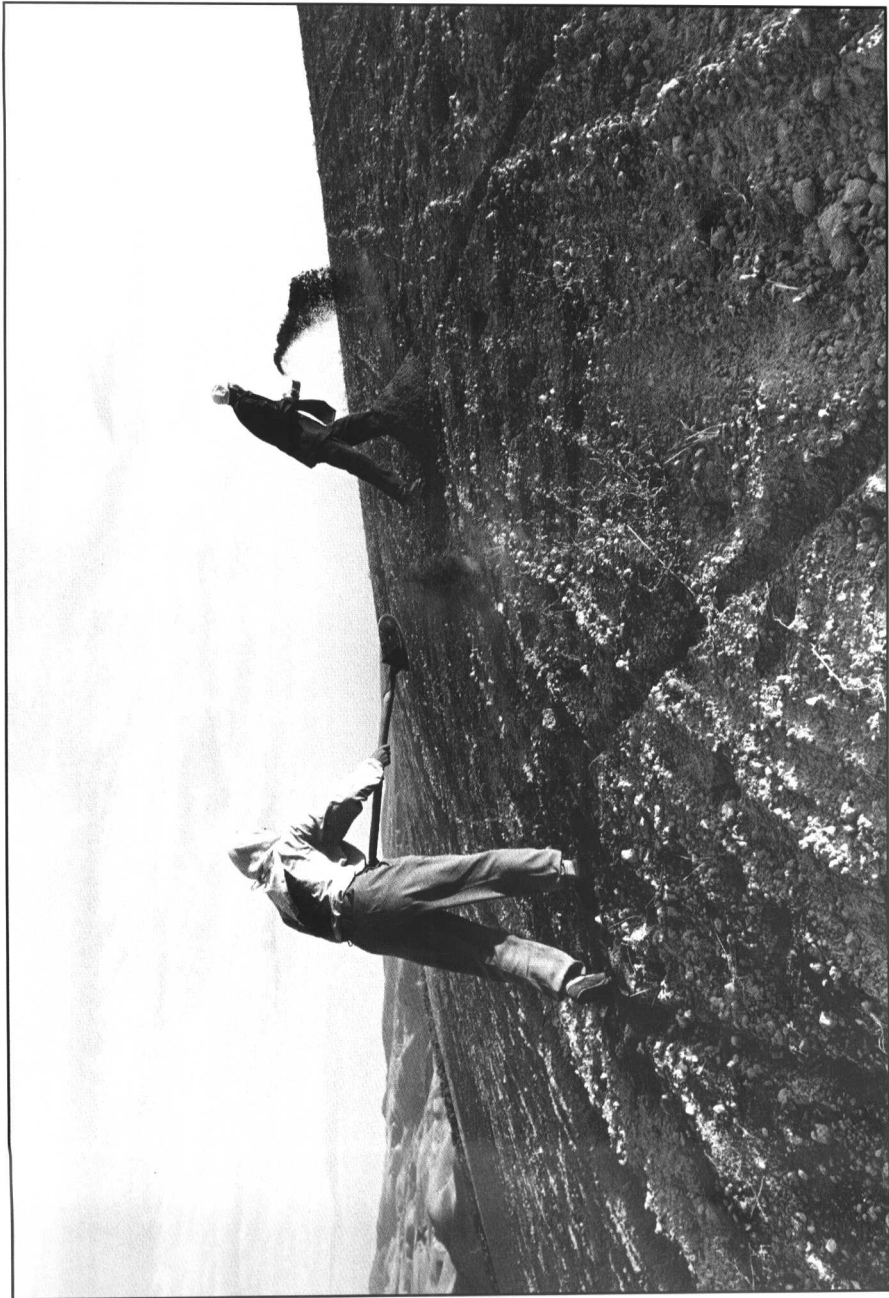
我是回族,就生在西吉。

1992年,时任《现代摄影》主编的李媚女士,给我推荐了张承志先生所著的《心灵史》,这是一个描写西吉县沙沟哲赫忍耶教派为坚守心灵的纯净而不断牺牲生命的故事,很感人。也正是由于这个契机,我才第一次地看到了我出生地西海固这里的事情,想想在我三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这里,几乎再没有回去过,《心灵史》是我决心重返家乡的惟一读本。我在做了一定的案头工作和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后,于1995年进入西海固,开始走访、了解、体会并记录西海固回回们的生存现状,开始了解西海固,走进西海固,去体会西海固的尊严,西海固人的尊严。记录是从西海固回回们的风俗开始的:去看他们的婚丧嫁娶,去拍他们的衣食住行,慢慢地去区别各教派间不同的表征形态,接着逐渐开始关注一些个案的历史背景,用录音的方式记录有关当事人个人命运的口述。这时候拍照片儿时间少了,聊天唠家常的时间多起来,就是在这种闲聊的状态中,逐渐知道一些人或者一些村落为何沿袭保留着他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种方式相关的种种背景。也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设计了包括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支状况、婚姻状况、社会交往状况、宗教信仰状况、出生死亡状况等调查表,开始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试图做一些有关他们生存状态的定量分析,并尝试着使用一些在细枝末节中体会意义的记录方法,想想每年100个左右的工作日,到2002年已经7年了。可我觉得这些事到今天也没有做完。这类摄影的真正目的也许是为了发现、收集、保存常态中某种有关人类生存的视觉素材。那么对素材的使用以及对影像的解读有多种方式。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纪实的、报道的甚至艺术的,但我想我的使用将是一种综合的文本形态,不仅仅是影像。当然,这事能否做完整,可能取决于我有没有那么幸运了。





■ 宁夏 同心 窑山乡 1997



■ 宁夏 同心 红家堡 1998